

文学视域下土家族的哭嫁民俗

李 若 岩

(重庆师范大学 党委宣传部,重庆 401331)

摘 要:土家族的“哭嫁”民俗,蕴含了原生态文学艺术的因子,成为土家族地区原生态文学艺术壮美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哭嫁”民俗关照了土家人的现实生活状态和社会情绪表达,也就具有了文学本体上的特质。土家族姑娘唱出的“哭嫁歌”,带上了某些土家民族共同的审美心理定势和群体审美心理。

关键词:土家族;“哭嫁歌”;民俗;文学视域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2)06—0070—04

土家族地区自然山川秀美,生态环境优良,民族风情浓郁,民俗乡风淳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这些又孕育了这一地区的哭嫁民俗。这些特色民俗,蕴含了原生态文学艺术的因子,成为这一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学艺术壮美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陈廷亮、彭南均两位先生的《土家族婚俗与婚礼歌》所整理的很多首“哭嫁歌”中,我们可以窥见到土家族“哭嫁”这一特色民俗的文学面貌。

一、哭嫁的缘由

结婚礼是每个人的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人生大礼。土家族将结婚礼看得极为神圣,甚至将其作为一等“终身大事”,认为这不仅意味着个人进入了建立个体家庭的人生阶段,还关涉到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土家族女子在面临结婚礼的时候,有许多民俗讲究。其中,哭嫁,是广泛流行于这一地区的一种婚礼习俗。土家族的女子在出嫁前,按照民族习俗,一般要哭嫁,要唱“哭嫁歌”。她们用“哭”和“唱”的方式来迎接自己的婚姻这一人生大喜。哭嫁贯穿于土家族女子的婚礼过程中,少则数日,多则十数日甚至两三月,越近婚期哭得越频,哭声越悲,尤其是在临嫁前几天往往要通宵达旦地哭嫁。“假如出嫁时哭得不动人,往往会被人耻笑。”^{[1](353)}那么,土家族姑娘唱的这些“哭嫁歌”是基于什么缘由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民族基因的传承

土家族历史悠久,在几千年的长河里,土家先民创造了灿烂发达的土家文化。“婚姻的民俗传承是社会民俗中至关重要的内容。”^{[2](202)}作为民族成员的一部分,土家族女子对本民族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并非每个女子的婚姻家庭都会在本民族地区,有的土家姑娘要远嫁到汉族地区。这样,她们就离开了自己的民族,就很难再回到自己原本的土家族的大家庭,当然也就“不能和姐妹们一起吹咚咚咚,唱竹枝歌,跳摆手舞了”^{[3](171)},所以她们哭得很伤心。可见土家姑娘对自己民族的情感何其强

收稿日期:2012-09-12

作者简介:李若岩(1980—),男,重庆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俗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重庆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渝东南民族民俗的文学视域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XWQ60)。

烈。千百年来,在民族地区的吊脚楼上,一代又一代的土家女子在面临出嫁的时候总要唱起“哭嫁歌”。

2. 家族感情的牵恋

家族是土家族人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单位。土家族人的家族观念极为强烈。但土家女子远嫁他乡,就意味着从此骨肉分两地,亲人难再见,家业不能承。所以,土家姑娘就哭唱:

月亮团圆十五六,姊妹团圆哪一天。梭罗开花十二台,同父同母生下来。梭罗开花十二对,我们同娘几姊妹。姊妹各自在一方,双亲大人丢一边。

这首“哭嫁歌”表达了土家族出嫁女子对一直生活在里面的这个大家庭的依依不舍。

3. 往昔岁月的留念

还“待字闺中”的土家姑娘往往过着无忧无虑的悠闲生活。那些日子是值得珍惜和怀念的。她们希望这样的日子一直不断地继续着。

坐在自己的屋里,几多贵重又贵气。我若要天上星子,你们会去给我摘;我若要天上月亮,你们会去给我取。

这首“哭嫁歌”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土家女子对往日生活状态很享受也特别留念。

4. 未来日子的焦虑

往日的悠然生活固然值得怀念。然而,一旦出嫁,原有的生活圈子、生活模式和生活状态的平衡性就会被突然打破,而更为糟糕的是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是苦难。所以,土家女子对未来生活太多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比如:

人家的爷娘,痛女儿是痛在嘴上。口里把你当儿喊,心里把你当丫鬟;脸上虽然对你笑,心里好像插把刀。人家的爷娘是蜂蜜口,人家的爷娘是苦瓜心。蜂蜜口来甜不久,苦瓜心来苦顶头。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啊!往后的日子我怎么挨啊!

显然,这首“哭嫁歌”是土家女子对未来婚后艰辛生活的想象。在她看来,公婆近乎刻薄和凶狠的言行举止让远嫁他乡的自己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层厚重的阴霾,她担忧自己怎么能熬过那些艰难和苦涩。

5. 个人遭遇的哭诉

和许多民族一样,土家族也经历了封建社会。在旧社会里,土家女子基本没有自己选择婚姻的自由和权利。在旧式婚姻制度下,渝东南土家姑娘尤其是劳苦大众家的女子总是通过媒人被近乎抛弃或者卖给别人。她们因此身心受尽折磨,她们百般的枉屈。这一地区的土家姑娘总要在出嫁前,或静静地哭诉或嚎啕大哭,以此表达对这一段婚姻的极度不满和对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极力控诉。下面这首“哭嫁歌”就是埋怨媒人的。从其骂媒人之绝可见她的哀伤甚至是绝望:

辣子开花尖对尖,背时媒人想鞋穿;鞋底打的胡椒眼,鞋口包的韭菜边;媒人穿了烂脚跟,媒人穿了烂脚杆。枫香结籽球对球,背时媒人想猪头。茄子开花乌乌儿色,背时媒人都死绝。花椒炸口籽籽黑,背时媒人作天孽,哪天趴在路上死,阎王剥皮转二节。

无论土家女子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哭嫁,“哭嫁”这一民俗都有着现实社会的因子,是土家族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因哭嫁这一民俗行为而生成的歌谣——“哭嫁歌”这一民间文学形式,是土家人世代生活实践的创造,显然是关照了土家人的现实生活状态和社会情绪表达。

二、哭嫁歌的民族审美性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审美主体,也就会呈现出不同于别人的审美心理。但是,每一审美主体都有着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既决定于社会群体,又表现着社会群体特点的某一方面、一部分”^{[4](24)}。因此,尽管不同的土家族姑娘唱出了自己的“哭嫁歌”,但是这些歌谣一定带上了某些土家民族共同的审美心理定势和群体审美心理。

1. 民俗事象的呈现

包括民俗物象和民俗行为在内的民俗事象在产生、传承以及为人们所接受与运用的过程中,在地域性审美观念、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下,表现出丰富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意趣。同时,一定的审

美内容与意趣也集中体现了相应的地域性审美观念和民族文化审美心理。土家族人把本民族特有的一些民俗事象放进自己的“哭嫁歌”中,集中表现出土家族成员对民俗事象“求美”的集体审美心态。如:

在家楼梯步步高,脱了烂衫换紫袍。婆家楼梯步步低,解了紫袍穿“贱衣”。

甥女是个聪明女,离了低楼上高楼。

人们所居住和生活的自然环境的特殊性,是制约民族审美心理形成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两首“哭嫁歌”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土家民俗物象“楼”。土家族人的居住场所就是“吊脚楼”,属于干栏式建筑。作为土家族传统居住民俗物象的“楼”,就带有了土家民族的民俗审美心理。

除了民俗物象之外,还有一些民俗行为也被土家人放进了“哭嫁歌”中。

妹妹心灵手又巧,挑花绣朵样样好。白天上山同薅草,夜里共灯把花挑。

这首“哭嫁歌”中出现了挑花、绣朵、薅草等土家劳动行为,而这些是土家族贫苦女子都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些劳动不仅能满足自己及家庭的生活需要,还是土家女子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一种体现。其民俗行为充分显示出土家族对社会劳动的审美心态。

2. 伦理价值的认同

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念,是自身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关系、社会关联以及道德现象的认知与判断。它调节着人们的生活状态、社会交往以及行为方式。土家族地区的一些“哭嫁歌”蕴含了极力表现整个土家民族世代传承下来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价值判断与观念在土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导向、规范和约束等价值属性。

妹嫂今朝两分离,千斤担子丢给你。同你比古来托情,前人流传到如今。孟宗哭竹生冬笋,王祥为母卧寒冰。董永卖身安葬父,安安送米为母亲。丁兰刻木来孝敬,目连地狱寻母亲。

吴猛行孝去喂蚊,白愈为母做拐棍。毛义手给母做枕,行孝之人永传名。

这首“哭嫁歌”是土家姑娘“哭哥嫂”的一段。歌谣介绍了历代二十四孝中的部分人物,讲述了这些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行孝的故事。引用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实际上有以下层面的含义:第一,这些人物的故事是让人感动的;第二,这些人物都是令人钦佩的;第三,这些人物行孝的精神,是值得倡导和效仿的;第四,希望自己出嫁以后,哥哥和嫂子能向这些人物学习从而孝敬自己的父母。很明显,这是提倡行孝的伦理价值观念。伦理价值观念对人类审美活动的影响“表现在以特定的善恶准则去制约审美标准,就是说,用符合特定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体系去诱导人们美感享受中的精神取向”^[4](128)]。这首“哭嫁歌”中所呈现的伦理价值观规定了土家民族行孝“求善”的审美心理及活动。

3. 民族智性的表达

土家族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智慧性的民族。一方面,土家先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及劳动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改土归流后,土家人吸收、融合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土家族的“哭嫁歌”融入并呈现了较强的文化性和丰富的智慧因子,具有了朴实的科普属性,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百科全书”,也反映了土家人“求真”的民族审美心理。

甲子乙丑海中金,聪明伶俐是你们。丙寅丁卯炉中火,愚蠢之人就是我。戊辰己巳大林木,我受苦来你享福。庚午辛未路旁土,你们吃穿用都有。壬申癸酉剑锋金,你们当家有名声。

这首“哭嫁歌”包含了“干支”文化和“五行”文化。中国农历传统按照一定的顺序而不重复地把“天干”中的一个字摆在前面,“地支”中的一个字放在后面,组合起来用来作为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代号,如这首“哭嫁歌”中的“甲子”、“乙丑”等,此其一。其二,“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它认为世界是由这五种要素所构成的,这五个要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大自然以及人的命运。它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相互关联及运动变化。“哭嫁歌”中运用了“干支”文化和“五行”文化,表明土家人已经有了对整个世界存在和运行规律的体认与归纳,洋溢着朴素的科学精神。

从上述对“哭嫁”民俗的分析,可以发现文学视野中的“哭嫁”是土家族社会生活的模仿,表现出了土家民族特有的民族审美心理。“哭嫁”这一特色民俗蕴含了原生态文学艺术的因子,是民间文学中的宝贵财富。

参 考 文 献

- [1] 土家族简史编写组. 土家族简史[M]. 民族出版社, 2009.
- [2]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M].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5.
- [3] 陈廷亮, 彭南均. 土家族婚俗与婚礼歌[M]. 民族出版社, 2005.
- [4] 於贤德. 民族审美心理学[M]. 三环出版社, 1989.

On Tujia Wedding Cust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Li Ruoyan

(Propaganda Depart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custom “cry before marriage” of the Tujia people is the vital part of its splendid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art. The custom, characterized by the reality and social mood of the Tujia people,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specialty of the literature essence. This wedding song sang by Tujia folk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common aesthetics of the Tujia and ethnic groups.

Keywords: the Tujia People; wedding song; custom; literature horizon